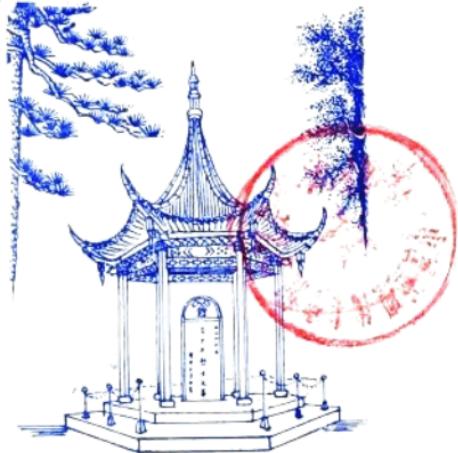


29.02



耀县文史资料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陕西省耀县委员会

87 [3]

目 录

一、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及南下失败	刘约三 (1)
二、耀县游击队的成立和照金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陈国栋 (20)
三、耀县起义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	王英 (30)
四、革命斗争片断 (上)	
杨凯供稿 刘永洛 王义权整理	(50)
五、八年交通联络和情报工作传递的回忆	张仲平 (70)
六、瑶曲地区红色政权的建立及游击队战斗概况	
史俊谦搜集整理	(101)

七、记忆中的往事

.....雷醒民口述 丁亦农整理 (107)

八、刽子手朱辅元 荣乐 (113)

九、耀县药王山惨案 晁晓愚 (117)

十、共产党在耀县早期活动述略

.....何云鸿 张忠文搜集整理 (128)

十一、英基督教浸礼会在耀县 宋多山 (143)

十二、资料摘编 (148)

十三、文史工作指导 (封二、封三)

十四、耀县药王山烈士纪念亭 (封面)

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及南下的失败

刘约三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对我南方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疯狂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强了对活动于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武装——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在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十二月，在马栏北杨家店子转角，又以陕甘游击队支队为基础，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进而创立了照金根据地。在这期间，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边一带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但是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担任中央北方局代表、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推行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强令部队离开照金，南渡渭河，结果在商洛地区失败。我当时是后勤工作负责人，亲自经历了这一斗争的历史过程，现就记忆所及，略志于后。因时隔太久，我的回忆难免有差误，尚望知道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指正。

一 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经过及其活动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在陕西省委领导下，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是日，在三家原细嘴子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广场上搭起了彩棚，红旗遍插会场四周，迎风招展。三家原附近的群众和红军战士数千人参加了大会，真是盛况空前。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谢子长、刘志丹、省委代表有李杰夫、荣志卿，旬邑县代表帝武伯昌。大会首先举行了授旗典礼仪式。授旗人是帝武伯昌，迎旗人是谢子长总指挥。旗帜为镰刀斧头战斗红旗，式样有三种：一号大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授予总指挥部；二号旗较小，授予大队；三号旗最小，授与中队。帝武伯昌头戴礼帽身穿芝麻呢制服，先在大会上

讲话。接着谢子长、刘志丹等五、六人也讲了话。这个大会既是授旗典礼大会，也是动员大会，即动员西北的工农大众向三座大山宣战的大会。大家兴高彩烈，士气高昂。红军战士的脖子上戴着红领巾，战马的颈、尾挽着红绸子，整个三家原广场一片通红。陕甘游击队的建立，开始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陕甘游击队组成后，立即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成立了队委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队委会的成员由党员大队长、大队教导员和战士党员代表组成。谢子长任书记，第一副书记是刘志丹，副书记有李杰夫、荣志卿、帝武伯昌等，队委委员有阎红彦、雷恩钧、程玉清、胡庭俊、党义山、强龙光、赵启明（兰田）马云泽和我等共二十几人。同时明确规定，今后部队行动、打仗和干部调动等重大问题，都要由队委会决定。这一组织的建立，显示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奠定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陕甘游击队组成后，喜讯接连不断。经过西安地下党的工作，在杨虎城部任军械处处长的我地下党员史维然同志，给红军送来一大卡车弹药，直驶到与三家原隔沟相望的杨坡头。战士们每人分到两袋子弹，真说不出有多高兴。第二天便开始了战斗行动。支队从三家原直捣职田镇，抓了唐碧武等八个土豪地主。这几个人欺压群众，民愤极大，当时就枪毙了。

二月十六、七日，在杨虎城部队任营长的我地下党员李明轩，从张合镇的驻地派人给谢子长、刘志丹送来一封通报军情的信。内容是：明天拂晓，我奉命攻打你们，请做好准备，选择有利地形，好好打。谢、刘二人当即率领部队，在杨坡头一个乱葬坟隐藏起来。次日拂晓，李明轩率该营和旬邑县反动民团进入我伏击圈。战斗一打响，李扔下全营掉头就走，使我们很顺利的全歼了这股敌军，毙俘几百人。这次首战告捷的战斗，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红军威名从此大震。

以后，红军继续游击作战。先到宜君县的焦家坪，包围了宜君民团。在我军声威震慑下，不费一枪一弹，缴枪一百多支。接着，下义释村，打跑了胡三的反动民团。随后又下耀县，进驻香山寺。香山寺为陕西名寺之一，经过历代修建，寺院从山沟一直盖到山顶，庙宇宏伟壮观，颇有气魄。但寺中和尚极为反动，处处与红军作对，给红军带来很多麻烦。寺院拥有大量土地，长年雇工剥削，并养有一百多头牛，一千多只羊，囤积大批粮食，积有很多金银财物，仅和尚抽的大烟灰筒就有好几百筒。而周围的群众却极为贫苦。红军进驻寺院一周，把寺院的土地、粮食、牛羊和衣物，没收来分给附近的贫苦农民，深受贫苦农民赞扬。部队离香山后，刘志丹同志带一、二十名同志

和一些伤员去西安，同行者有胡庭俊、杨鼎、强龙光、高鹏飞等。伤员后经省委转送上海治疗，刘志丹同志则到省委学习，不久又返回部队。

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部队北上到南梁二将川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继续北上，扬言打安定，实则打保安，但因敌人援军赶到，未能攻克。部队撤回南梁二将川，经墩儿梁，转移到八卦寺、油坊头一带，未及休整，又开始南下。先打鸡子陷孙友仁部，未打下。再打交道原鹰儿窝，打跑了陈卓武，收了一部分枪。紧接着，去攻打宜川的临镇。

临镇驻军是井岳秀部张瑞楼（又名张子英）营。当时我们共四个大队（相当营），两个骑兵连，一个警卫连。按兵力，我五倍于敌，消灭张营毫无问题。但由于二大队领导人贻误战机，临阵脱逃，使本来已成瓮中之鳖的敌人逃掉了。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刘志丹同志在临镇南原指挥所，命二大队迂回包围敌人，待二大队枪响后，全军发起总攻。那天晚上，各大队分别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了攻击准备，单等二大队的信号枪声。但一直到日上三竿，仍无动静。这时，敌人发觉了我们的企图，立即组织突围。二大队一见敌人冲了出来，掉头就跑，其他三个大队在东、西、南三面，追之不及，让敌人跑掉了。二大队在敌人的猛烈冲刺下，一撤再撤，一直撤到了保安县的狗头山与永

宁山之间，又遇到了地方民团和井岳秀、高双城部队的堵截。这时，二大队长竟撂下全队二百多人枪不管，只身化装逃走，致使二大队遭受很大损失。该大队领导贻误战机，临阵脱逃，引起部队极大愤慨。刘志丹同志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

此后，部队南下黄龙，又到韩城的石头和合阳的北良镇，收了一部分枪。接着过芝川，绕韩城，插到了禹门山口的西原村。这里是国民党部队杨相芝的家乡。我们收了民团的一些枪枝弹药，分了杨家的粮食给当地贫苦农民。敌人闻讯，急调一个旅从玉山、香山方向向我进攻。因敌强我弱，立即退却。在敌人炮火轰击下，十四驮武器的骡子，先后受惊，掉进山沟里，把缴获来的武器全都丢失了。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部队到达甘肃合水的塔儿原，稍事休息，便北上二打保安，仍未攻克。部队又撤至保安以北的顺宁川，再南渡洛河到瓦子川，在墩儿梁打了一仗后，转移到了八卦寺。这时，谢子长也负伤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又不能及时补充，一时陷入了枪无弹药、人无衣食、马无草料、伤无医药的困难境地，又因流行伤寒病，很多人病倒了，加之阴雨连绵，真是不胜其苦。

为了克服这一严重困难，部队在南梁莲花寺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今后对策。当时

议定是由谢子长带领二、三十个伤员到葫芦河边崖哉窑子民团团总陆学贵处养伤；刘子丹等带八十多名先锋队和四十多名老战士，在合水县段家庄附近梢山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四十八个骑兵去渭北、三原一带，通过渭北特委向省委汇报，请求帮助。

会后，我跟随阎部骑兵大队活动。一天，行军到渭北小坯，杨虎城部以一营兵力向我们进攻。由于我们兵力单薄，只得退却，敌人穷追不舍。我们翻了几架山才摆脱了他们，回到照金根据地，旋又走到耀县西部岭底旁边的石窑村，当夜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通过了西进的决定。于是连夜出发，绕过岭底哨兵，直奔马栏方向。部队上了岭底和马栏的分水岭——老爷岭后，在山上的石佛爷庙休息。偶然间，隐隐约约听见了脚户驮队过山串铃的声音，脚夫唱着山歌，打着响鞭正催马上山。说话间，这个驮队就到了跟前，竟有四十多匹骡子，每匹骡子驮着四个箱子。经检查发现箱子内装着值钱的物品，还夹杂有大量的烟土。这个驮队是当地军阀和商人合伙的，我们全部缴获了这个驮队，然后队伍急进，经杨家甸子到达中部县（今黄陵县）的建庄。这里住一个地方民团，团总叫何世兴。我向阎红彦建议送给何一些货物换他点东西。阎同意后，我用他的名义给何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鄙军行军至此，缺少枪弹、西药等用

品，如方便的话，请予帮助。何世兴接信后，果然送来了枪弹、猪肉、豆腐。这真是“有钱能使鬼上树”。在此休息一个星期后，又到了小石崖。照此办法送了小石崖另一个团总罗连城一些东西。罗给了十多发子弹和西药、布匹、手电筒等物。在这里，又休息几天。部队经过休息，士气高涨。一些伤病员分别放在罗、何两处休养。然后部队返回根据地，住在甘肃合水县古城塔儿原一带。

我们缴获驮队的一批物资，帮助红军渡过了暂时困难。并用它换回部队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还分送给一些地下党组织。刘志丹同志对此曾说：“骑兵大队为部队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志丹同志又给我们调了四十个老战士，并将神府苏区派来的王兆祥等二十四名战士，交给骑兵大队。从此，骑兵大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二 红二十六军的组成照金根据地的开拓

一九三二年十月，杜衡以北方局特派员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到部队。他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改编红二十六军。杜衡一到部队就以钦差大臣自居，夸夸其谈，主观自

负。他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排挤打击老干部，成立了秘密队委，从而给二十六军带来了潜藏的危机。

十一月某日，在杨家店子转角举行了红二十六军成立大会。大会由杜衡主持，宣布了二十六军的组成，并举行了授旗仪式，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杜衡自兼政委。但当时军一级只有番号没有正式建制，师一级也没有正式建制，只成立了一个红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汪锋任政委，下辖三个步兵连。红二十六军还有一个骑兵连、一个政治保卫队、一个少年先锋队和一个随营学校。吴岱峰任随营学校校长。共计五百余人枪。年青的红二十六军当时的力量还较小，但是他的组成，声震遐迩，是西北红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红二十六军组成后，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大力协助地方工作，为创立根据地斗争。在焦家坪战斗胜利后，就以耀县照金镇为中心，开辟了西北第一个山区根据地。以照金薛家寨为依托，北抵耀县之香山、岭底、庙湾、柳林镇，南达淳化县的杨柳坪、小岔镇、北梁，东至陈家坡，西至旬邑县的安子凹、七里川、石门关一带，纵横七百余里。这里山大林深，交通闭塞，群众条件好，党的力量较强，革命影响较大。我们通过努力宣传和坚持不懈的工作

作，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赤卫队、贫农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了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根据地一天天巩固发展，红军也迅速扩大起来。当时陕甘特委在这里，秦舞三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青委书记，李妙斋任后方游击队总指挥。

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后，做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是利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在杨家甸子召开会议，发起了一个名为整军，实为整人，主要是整领导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斗争了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给他们扣上“打骂士兵，军阀主义残余”等帽子。还借口他们工作不力，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个讽刺歌子，让战士唱。迫使谢子长、阎红彦离队他去。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红二十六军的危机。

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队后，刘志丹同志接任红二十六军总指挥职务。红二十六军以下仍未设立师一级建制，王世泰和汪锋仍任红二团团长和政委；另增设了一个步兵连；除此还有红一团，团长张仲良，政委郭秉坤；随营学校有学员二百多人，校长仍为吴岱峰；少年先锋队约近二百人，队长是党林书。杜衡这时大搞分裂，撇开原队委会，另组秘密队委并酝酿南下，以至把红二十六军引上覆灭的道路。

三 南下失败

杜衡到红二十六军后所做的又一件大坏事，就是错误地迫使二十六军主力南下。此一举导致了全军失败的严重恶果。

一九三三年五月，当部队下到三原北边的二台村后，在嵯峨山上的一个小学开秘密队委会议。天黑后，部队吹紧急集合号，召开全军大会。杜衡首先讲话。大意是：部队今天要转移方向，南渡渭河，到商洛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其理由：一是商洛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是南山富，北山穷；三是据南山可威胁西安，既能切断陇海线，又可与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会合，取得支援帮助，等等。接着志丹同志讲话，宣布行军序列：骑兵连前卫，红二团本队和随营学校居中，少先队押后；行军路线是横水镇，泾阳，高陵，然后南渡渭河上临潼山。会散就宣布出发。

部队开动后，先到横水，与地下党接头并找了向导。在此停留一个多小时，继续南进，经泾阳城东，到达高陵的渭河桥渡口。在这里收缴了反动民团的十几支枪，接着上船渡河。过河不久，杜衡借口要回省委，携带了二十两烟土、五十块白洋、一匹蓝绸子，

骑上毛驴，离开部队到西安去了。不久，省委在西安开会失密，杜衡被捕后叛变了。

杜衡走了以后，部队继续行进。来到灞桥，适逢杨虎城部一个连正在上操，枪架在操场上。我们乘机收了他们的枪。这时，从灞桥开来十辆卡车，车上装载着毛巾、睡衣及保险刀等物。我们截获了这批汽车，并给战士们分发了车上的日用物资。杨虎城闻讯后，下令西安戒严，急调驻在渭华地区的警备旅，在各交通要道布防，阻我进路；并调商洛的一个团在南山坳口阻截，又以一旅兵力对我尾追。我们用缴获的汽车，载运近半数步兵，开到临潼山脚下的岔沟里，等全军到齐后，打坏汽车轮胎，全部上了临潼山。在这里我军与追击的敌军一个团发生激战。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以急行军的速度，连续一天一夜，甩掉了敌人，到达了渭南县东关。汪锋等同志和地下党接了头，了解了情况，寻找了向导，略事休息，旋即进入秦岭。行经蓝田许家庙遇见拦截我军的民团，又折回口子头。这时敌人追上来了，我军被包围。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全军奋勇作战，终于杀出一条路，胜利突围。到了两岔河，敌人又追上来，我们打了一个埋伏仗，消灭了一些敌人，继之又在原子镇消灭了敌人一个民团，以后部队进入商县境内。刘志丹这时给商县霸龙庙民团团总李凌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军

行军至此，粮秣、军火困难，请他帮助。送信时还给李一匹骡子。李回赠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部队继续行进，到达蓝田张家坪一带。

这时敌已对我形成层层包围之势。尾随的敌人眼看赶上来了，情势危急！志丹看形势不利，在这里召开队委会。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决定：丢掉辎重马匹，轻装上阵，在强敌包围下，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出击，保持实力。会议一结束，各自部署还未就绪，敌人就三路围攻，直冲上来。经过激战后，部队分三路突围，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奇率一路；我跟随王世泰、吴岱峰的这一路。我当时负责红二团的军需供给，全军的钱财都驮在一个骡子身上。吴岱峰在前，我跟随在后，刚走几步，一颗子弹把骡子打死了，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膝盖。跟随我的修械工人王定超同志。急忙扶我上山，走不多远，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腹部，肠子都露出来了。王定超赶紧用棉花、绷带给我缠上，又舍命把我背到山上的一个石洞里。这时敌军满山遍野，一片喊声。至此，红二十六军二团全被冲散，时间约在一九三三年的五、六月。

搜山敌人从洞前纷纷而过，但都没有发现我和王定超。局势稍平之后，王定超扶我出洞，找个沟渠帮我洗净身上的血迹。远远望去，还能看到吴岱峰等在

隔沟对面山上活动的情景。夜幕降临之后，我俩沿山而下，到了蓝田县的万家汇村。整整一天，水米没有沾牙，肚子饿得咕咕叫。幸好我身上穿了一件狐狸皮背心，急忙脱下，让王定超拿去向村里农民换了两大碗面皮。正吃着，忽听村外响起枪声。还未 来得及躲避，几个联保保丁就一哄而至，不由分辩，将我俩五花大绑，放在场房里走了。夜半无人，我悄悄对王定超说：“从今后，我化名井兆西，你叫我井师，不要说咱的真名和身份，也不要说我是陕北人，就说我是凤翔人。敌人问你，你就说是杨虎城部队兵工厂的工人，岐山人”。

第二天早上，来了三、四个民团团丁，要把我们带走。因我负伤走不动，团丁就从农民那里要了一个毛驴，由王定超扶着，到了敌民团团部。一个姓李的团总对我们进行了三查六问。我们按照事先商定的口供一一作了回答。团总相信了，就向站在一旁他的二儿子李长虞说：“你把这两个工人送到你大哥李翰华那里去，叫他们修理枪，将来可以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民团驻地叫霸龙庙，团总的家就在对面山坡下的李家圪塔。从此，我就和王定超住在团总家里，一面养伤，一面修枪。过了两天，吴岱峰和高景春也来到这里，仍以“修枪工人”为名，征得团总长子同意，和我们一块住了几天。他二人避过敌人的搜索，